

时光记得 告诉你



主编：唐朝晖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光记得告诉你 / 唐朝晖 主编.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060-9015-5

I. ①时… II. ①唐…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8731号

时光记得告诉你

(SHIGUANG JIDE GAOSUNI)

主 编: 唐朝晖

策 划 人: 张 杰

产品经理: 陈丽娜

责任编辑: 陈丽娜

责任审校: 周 沫 张海静

统 筹: 吴玉萍

责任营销: 何 遥 010-85924690

投稿邮箱: tougao@rmdf.cn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7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9015-5

定 价: 32.00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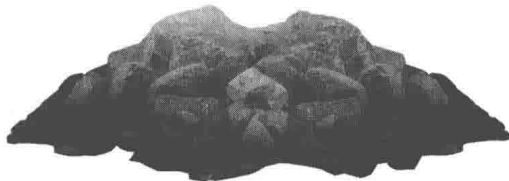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目录 CONTENTS

- 001 朱强 行砖小史 发表于《人民文学》
- 015 甫跃辉 安娜的火车 发表于《青年作家》
- 035 周嘉宁 你是浪子，别泊岸 发表于《上海文学》
- 052 林培源 邮差 发表于《花城》
- 073 赵志明 秦淮河里的美人鱼 发表于《青春》
- 091 程琛 狩猎 发表于《萌芽》
- 096 郑小驴 乡村基督徒 发表于《南方周末》
- 101 沈念 没有对象的牙齿 发表于《青年文学》
- 114 盛文强 散文四篇 发表于《散文》





124 秦羽墨 **身体里的动物** 发表于《天涯》

138 徐衍 **栗色沃野** 发表于《西湖》《小说选刊》

155 苏笑嫣 **一个上午** 发表于《文艺报》

161 王明明 **对岸** 发表于《芙蓉》

179 张敦 **朋友睡吧** 发表于《山花》

192 雷默 **奔跑** 发表于《花城》

208 夏烁 **蓼湖饭店** 发表于《上海文学》

行砖小史

文 / 朱强

据博物馆的一个老馆长讲，赣州城中，现在能看到最早的铭文砖，来自“熙宁二年”（公元一〇六九年）。熙宁二年。江西老乡王安石已经光荣地活到了四十九岁，如果按照民间的说法，男人五十岁的生日，往往四十九过，人生已经过了半百，也该知天命了。知天命的意思，也就是做事好歹应有点自知之明，然而他却依然打了鸡血似的，和同僚们没日没夜地议行新法。又遣了刘彝等其他的几个得力助手，监察起南方诸路的农田水利以及赋役。赣州作为南方水患的重灾区，又是连接岭南中原腹地的重要关口，自然是把朝中改革家们的神经紧紧地牵动着。

若干年后。当我发现城上“熙宁 × ×”的模糊字迹，班花熊佳的眼光被我的一声喊叫吸引了过来。

二〇〇四年秋天，我多么像一个“复辟分子”，从头到脚把自己打扮得古风郁郁，因为班主任肖华荣的一次心血来潮，结果全班倾巢而出，我们身穿校服与白板鞋，被他带到了城墙上。队伍稀稀拉拉，叽叽喳喳，男生们在城墙上边走边聊着“NBA”与“魔兽世界”，女生们为容祖儿、谢霆锋等明星的八卦消息喋喋不休。这些时髦的话题对我来说根本就无丝毫的兴趣。我被巨大的孤独笼罩着，为了消解人群里的这种尴尬局面，我有意地借砖上的铭文来吸引男女同学们的注意。没想到，这一招，很管用，此前大家乌七八糟的话题因此收了起来，一个个弓腰、蹲地上、爬上城垛开始寻寻觅觅，一次次为自己新发现的铭文大呼小叫。后来大家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我的兴趣而开展。我突然就成了这个事件的焦点人物。

让我成为焦点人物的这一块砖，熙宁二年，它还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抔土。它和盘古开天地诞生的所有黑土黄土红土一样，在黑暗里默默无闻了亿万斯年。最终让它和其他土彻底拉开距离的，是一个叫 × × × 的窑匠，首先它被这个

叫×××的窑匠带往平地，风吹日晒了大半年，它被无聊折磨着，如按照李逵的话来说，嘴里都要淡出鸟来了。

后来，它又被这个窑匠砸碎了，在筛子里来去地荡了几遍，掺着沙砾、杂屑的土，就被随手打发掉了，纯净土留了下来。被水滋润，被水牛一遍遍踩，直到它炼成了堆让人生腻的稠泥，绞拌甩打密实，才被压进一块木制坯模。从此，土就被塑造成了有模有款光鲜挺括的一块砖坯子。砖坯子在屋檐下晾了十天半月，紧接着，它就被码进了窑炉。窑炉里，热，只有火热；光，只有火光。在热与光中，它被炼得一身筋骨烁亮。然后，被水一冷，叩一叩，清白通透，铿然有声。再等砖镌了上字，一时间，鸿蒙初开，砖被照亮。

紧接着，它将见到的是一个姓贾的泥水匠。

姓贾的泥水匠此时自己也没有想到，城上的豹脚花蚊子有那么毒，这一种蚊子，在两宋很流行，周密的《齐东野语》说它是咬人精，嘴儿尖，身子轻，扎一口，让人寝食难安。姓贾的在自己脖子上连拍了两下，连骂了两句，捣你娘的肠子。拍得满手的血，又接着砌。连砌了好几块，猛地打了四五个喷嚏，才总算把这一块长三十八厘米，宽二十三厘米，厚九厘米的砖平平整整地码上了城垣。

于是，砖安安心心地在城墙上做着春梦。砖与世界的关系，从此就是看与被看的关系。它看到一队蚂蚁，一丛白茅，几株桑、枣。穿黑衣服的里正、户长。优哉来去的散从官以及僧人。不过也有些东西在它看来似是而非，譬如阳街、斜街、横街的店招牌上用秃笔所写的“朱三顺□□理男妇儿科”“□□翁七伤□□□”“虔州□丸医肠□冷”——通常就只能连猜带蒙地看。当然，还有些东西，是它压根就看不见的。譬如州府里赵老爷大小老婆的三寸金莲以及丁香玉乳它就根本不知是什么模样了。

那时我同样没有机会被它发现。按照顺序，我这个做晚辈的，还没有这么快从家谱里出来。那时在我家的家谱里，只有浦公以前众多祖宗的名字。至于

洵公、淮公、沅公、浩公、甌公、小四郎公以及朱强还需要用大把大把的时间一笔一画地写，直到一千多年的时光全部用光了为止。

2

那以后，琐碎无聊的时光，日复一日地在城上与我家的家谱里延续着。

时间消耗着春花秋月、英雄美人，消耗着窑匠甲、窑匠乙、窑匠丙、窑匠辛、窑户张三、城砖使张老五、督造官陈四和坚固的城垣。

直到建炎三年（公元一一二九年），这一块砖，才终于被撬开了一道小小的缝隙，光和蚂蚁终于可以自由地进入。这一年，金兀术渡江南侵，隆佑太后扯着潘贵妃袖子仓皇逃窜。他们不仅为赣州带来了金银、香囊、玉玺、锦衣华服，还带来了宫廷的虱子、头皮屑、臭虫、十分挑剔的味蕾与胃。贵妃朝臣整天在这里饮酒、沐浴、如厕、商榷国事。银两很快就用尽了，太后尽管已经五十多了，更年期早早已经过去，乳房松垂，子宫收缩，爱美之心却不减当年。南方的潮润空气与五光十色让她时时地春潮涌动，她真恨不得立马就回到做妃子的年纪。

听我远房的亲戚讲，事情最初，是她在横街的集市，相中了一匹本土纺的白苎布。与布店老板赊账，发生口角，一怒之下，太后索性纵火把布店烧得精光。周围的米店、柴店、瓷器店都因此受到影响，店主们纷纷反抗。老女人原本就惊魂未甫，经此一遭，更是三魂荡荡，六魄悠悠。随从的太医不知给她试了多少阙药，可病始终不见好转。最后，还是一个地方土医生王甫才说了个海上奇方：用老城墙砖上的糯米黄泥做药引，牛骨三钱，白术三钱加龙脑、麝香各少许煎水服，病才总算有了一点点缓解。

这个土医生收集药引子的手法特别老道，先是用水浸湿了城墙的砖缝，然后用铁刀刮，用凿子凿，用锉子锉，灰黄色的粉末迅速地就从砖缝中分离了出

来，流到事先准备好的竹筒子里。于是这块砖，就一点点松动了。各种力都开始对它打起了主意，它们试图着从砖的左边、右边、上边、下边、前边、后边对它进行推、撞、拉、捶、撬。砖一次次地饱受折腾，早已经意志动摇；加上风吹日晒，热胀冷缩；蚯蚓、苔藓以及菌类植物——所有微乎其微，渐乎其渐的力量最终使它与上下四方的砖彻底地划清了界限。砖在城垛上像云朵漂浮在水里，像一颗坏死的牙齿在牙床里静静地躺着，任何一个微小的力量都有可能使它发生运动。

嘉定八年（公元一二一五年）八月的一场大风，终于让它从牙床里搬离了出来。这一晚，租住在荷包塘的客商徐百四的左眼皮不停跳舞。他每隔半个时辰就要起来小解一次。风，湍急得在外面形成了一个个旋涡，他几次三番地踱到门边又退了回去。其活跃的神经能明显地能感觉到屋子晃动以及外面的风声与石头摩擦的激烈程度。风声回荡到徐百四心里，心里的恐惧也一点点地往上涌。《县志》对于徐百四这个鸡毛蒜皮的人物，并没有给足过多的笔墨，他的身份仅仅是一个从帝都开封府过来的小小商贩。可他满脸的焦虑却暴露了他心里隐藏的某些秘密，他表面是贩卖一种叫“松栗”的食物，其真实目的，却是在走私一种名曰“驿马丸”的春药（这种春药曾记载于《图经本草》，因为效验极好，在王公贵族之间秘密流传）。徐百四老早就打算好了，先把货物运往赣州这一个中转站，然后设法将它转运到广州等新兴的城市。争取大赚一把。为了避免官府的层层盘查，他故意把这些货物隐藏在城墙根下的一株枯死的槐树之中。没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却把他的所有精密的计划彻底地打乱了。次日大早，斜街、剑街、横街上的大多数商铺的顶上光秃秃的，屋盖都莫名其妙地搬走了。客商徐百四的神秘货物与“熙宁二年”的这一块砖也不知被大风搬运到了哪里。砖那么沉，它又能被搬运到哪里去呢？最终是徐百四在城墙底下的一条荒径寻找“驿马丸”的途中意外地将它发现。随手将它放进了牛车。车轮辘辘，砖随徐姓向南移动了五十六丈九尺，暂时被闲置在了荷包塘附近的

一块平坦的荒地，后来又偷梁换柱地砌进了徐家的新舍。砖在城墙上留下的空当，很快就被烙有“嘉定八年修城砖官砖使”的某一块砖填补起来。

杨万里的儿子杨长孺是当时（嘉定八年）修城的州守。上任以后。他对子城城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不仅增高了女墙，加固了城垣的底座，还烧毁了城上的杂木野草，干掉了城墙周围乌七八糟的寮房棚户。一百多年里，不断萎缩坏死的城垛就在他的手上修葺一新。暮气沉沉的城郭，顿时就变得精神了起来。而我老祖宗朱城砖却因为这场突如其来“城改”，头上爆满青筋地跑到衙门口去申冤告状。这地方的人，因为刚正的秉性，渐渐培养出了一种健讼的风气。城里因此专有种替人代写状子的“珥笔之民”。在他们后脑勺，通常插一支笔，闹市中摆个桌子，将行头整成一个很有内涵的学究。当天，他所带去的这一封状子，从头到尾要表达的意思无非这么两层：家里之前养了条狗，一条爱狗；以前家在城墙底下，狗每天都有到城墙上去拉一次屎的习惯；因为官府修城征用民宅，住所变迁，狗就再不拉屎了。性格渐渐暴躁，日夜狂吠，拒绝吃喝，日渐羸弱，终于呜呼。另外的一件，要从他本人的名字朱城砖说起，卜卦先生当初说他脸上拥有着一一种奇怪而复杂的命相。如他这种八字里同时缺土缺水又缺水的人，的确是十分少见。卜卦先生眉头耸动，说他的这一辈子，恐怕也只有城头的老砖能救得了了，经窑火煅烧的砖，融进了水火土。水使他顺，火使他旺，土使他安。以后谋生吃住就记得尽量挨着城墙。如果只是这，还不足以使他的情绪波动。毕竟往事已矣，一切都消磨得只剩下了一层淡淡的剪影。事情的导火线是他搬家以来，牙疼脑涨腹泻不断——各种不请自来的毛病逐一造访。他一边呻吟一边将所有的乱麻清理了一遍，最终杨老爷成了这个事情的罪魁祸首。

刚开始，在城砖上落款，这完全是官府的某种特殊的考虑，只是为了将砖的质量更好地落实到责任人。就像在白纸上画了押，无论是监造官、提调官、烧窑匠、制砖人，一旦砖出了问题，责任即可层层追究而下。据史书上载，交

砖的时候，标准可谓是相当地严格。检验官通常要挑两名身强力壮的兵，抱砖相击，如铿锵有声、清脆悦耳、没有破碎，才算及格。长此以往，因为种种严格的要求在人们意识里不断地深化，麻劣之砖基本上就没有了，而落款的目的逐渐地也就变了味。尤其嘉定年后，无论是姓王、姓孙、姓聂、姓姚、姓赵、姓陈、姓李的权知州、通判推官，走马上任都有在城砖上留下“到此一游”的嗜好。他们争先恐后地将自己大名烙进砖里，以求青史留名；这种做法渐渐也就成了做地方官的某种时尚。至于窑户张三、赵甲、孙乙、徐小五也都屁颠屁颠地跟在主子们身后，千方百计地把窑口与人名烙进城砖，以求把品牌推广。因此短短的几十年间，各种热乎乎的、见棱见角的砖，有的呢，就被烙上了“赣州嘉定拾柒年修城官口”、“淳佑乙巳修城砖使”，有的就被烙上了“林魁盛造城砖”“赣州府提调官同知朱敏司吏彭民安赣县提调官典史张大举”。铭文，被火凝固，被空气擦拭。露出娟秀、肥荡、内敛、高贵、张狂不羁的面孔。它们暴露在南方的光线里，神采奕奕。

因为砖上遗留的各种铭款，几百年后，导致我时常假意惺惺地陪我妈去菜场买菜。菜场我家附近就有，可我总喜欢怂恿她，说家旁边的菜不新鲜啊，并且都是些菜贩子，市侩得很，莫如多走点路到建春门。那时候，建春门附近的骑楼还没有拆，中山路繁华得很，路紧挨着江，江上又设有木质的浮桥，供两岸居民来往。久而久之这地方就成了集市。而我每每趁我妈在集市上东瞧西看讨价还价的间隙，偷偷地跑到城墙上，根据一本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赣州》的书里的描述，在杂草丛中，寻觅那些年代久远的玩意。通常的情况是，我妈在后屋的厨房里开始洗衣做饭，我就一本正经地整理起各种铭款。我坐在左营背四十七号向阳的某个位置，将自己打扮成老学究的模样，脸一会儿注视着我的外公，若有所思，一会儿埋在了铭文里，一些细小的灰尘在明瓦底下的光柱中尽情飞舞，而我脑中装满了各种有关于砖的疑问。砖为什么要在这一年烧啊，是洪水还是因为兵燹，是应急还是年久失修？至于当时谁是这里的权知

州、通判推官，这些疑惑既让我搔首踟蹰，也让我心中拥堵着无限的喜悦。此时，外公继续着他的讲述：徐百四在城墙根繁衍了四五代，祖辈们的开封口音在后辈们嘴里早已经变了味儿。南方的水土空气渗透到他们的发肤里，话也就软了下来。再没有以往那么硬了。

这样的静谧时光一直持续。忘记了从哪一年起，好像是元朝至元十七年（公元一二八〇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拆毁了南方诸城的城墙，且严禁重修。企图以此削弱南方的防御能力。这一年，城砖被各种的蛮横的力拉扯而下，如羊牛下山，大批地卷向市衢，世俗里满布着砖的味道、血的味道。

而我的祖宗爷惠公此时正好在新朝的衙门做个芝麻样的小吏，英气逼人，算得上是一个标准的美髯公，隳城运动的那股浪潮将他裹挟了进去，他用砖砌了几根砖柱，四面钉了杉板，顶上加了檩条，铺了瓦片，和他的女人何花花在被窝里巫山云雨尽享人间的逍遥快活。因为他们的风啊月啊云啊雨啊，风调雨顺地诞生了我的小四郎公朱景宏。这样一来，我与这个透明的世界的距离又近了一步。

至正六年，也就是公元一三四六年，家谱上载，那年春天，徐家的西墙根受雨水浸泡，基脚下沉；加上房子东面横梁被白蚁陆陆续续地蛀食，蛀出了一个或大或小的窟窿。房子没能抵抗住倾覆的力，崩塌了。加上前面几次兵燹的影响，城墙根原本金贵的地，逐渐也空出来，掉价得一塌糊涂，徒剩下残砖瓦砾，荒烟蔓草。青蛙击鼓，蟋蟀弹琴。荒地经居民们开垦，被种上了芥菜、萝卜、蒜子与卷心菜……

3

让我在秋游的队伍里成为焦点人物的这一块砖，等它再次返迁到城墙上，时间已经是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〇年）。这一年，凝聚城砖的力再一次旋风

般地来袭。

此刻时间的皱褶里，又多出了一个叫周颠的人物，因为他的几句玩笑，朱元璋一语成谶地坐上了龙骑。

朱元璋生来满脸异相，下巴奇凸，耳垂浑圆，嘴唇肥厚，眼睛正如算命先生常常说到的帝王相，好似“孤月浪中翻”。爷爷当初总喜欢攀龙附凤。说他是我家祖宗。我家的祖宗长相可没有那样奇崛，身份也没有那样显赫。至正年间，我祖辈尚是宋江似的一枚小吏。转眼间，他的后辈就落为农民，栽瓜种豆，养猪耕田。香火延续到念七郎公这里，身份却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挑夫。他骨头硕大，肌肉矫健，浓眉大眼，是家里的一根独苗，腰上还掖着一粒饱满的将军痣。若按照民间的说法：痣腰痣腰，骑马带刀。可时间证明了他的这一辈子并非做将军的命，他这一块肩膀，可以说，没有什么重量是不曾经历过的，无论是柴、谷、石头、珠宝、粪便，沉死人的重量都在他坚实的肩膀上发出过吱呀吱呀的悠长的响声。现在他每天的工作就像工蜂似的负责把城外窑里的砖、散落在张家李家的砖搜集起来——使它们再一次飞往城墙。侧壁与横头烙着种种铭款的砖，坐在我老祖宗的篓子里，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嘻嘻哈哈，满面红光；它们穿过华美的牌楼（阳明路）、巍峨的天后宫（西津路）、狭窄的世臣坊（和平路），左转右拐，失散了多年的城砖又终于四世同堂。

那天我老祖宗念七郎公和往常一样把砖平平整整地码成了一个方块。人坐在上面，歇凉，看风景。太阳偏西，只听“哗”的一声，有什么东西从耳边呜呜地飞也过来；一团浓浓的黑影在他头上猛削了一下，接着又听见“哗”的一声，脑袋上又被什么东西猛削了一下，他拿手捂，伸手一看，大片的红，接着眼睛里是大片的黑。然后他就被这团重重的黑暗放倒在了地上。

削着他脑袋的，是两块铭款为“虔州于都县作头李成造”“徐小十一”的砖。这两块砖，是他五天前，在县岗坡的一株大樟树下弄到手的。它们分别是绍定五年（公元一二三二年）、德祐元年（公元一二七五年）被一个僧人和一个

小文人带下城来的。僧人用砖砌了神龛，后来庙里发生内讧，长老遇刺，僧人们各奔去处。神龛废弃，砖又几经辗转，流落到了钱家。而小文人把砖捡来差点磨成了砖砚，结果砚没有磨成，小文人就随做官的舅舅去了杭州。砖在屋檐下待了数月，于是乎又开始了它漫长的旅行。最终它们在县岗坡的一株老樟树下会的面。这时候，时间转眼间就到了至正三年（公元一三四三年）。我的老祖宗念七郎公始终都没搞清楚当时是什么意外的力让两块砖在空中飞动起来，以至于把他那一颗结实的脑袋猛削了两下；幸好无甚大碍，没躺几天，他健猛得又像只下山的乳虎了。

这个事件对我来讲，至关重要。假如我家的香火突然中断了，那么祖宗十几代人的努力便全部打了水漂。而我历经艰难，处心积虑，所有的心血都将白费。幸好当时暗中有什么东西猛拉了我一把，让我逃过了此劫。我妈至今都不承想：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公鸡打鸣的时刻，她满脸幸福感地躺在了赣州市人民医院的产床上；紧握拳头，深吸了口气，把力气都集中在了子宫，然后狠狠地把我推向了世界，我想告诉她这绝非个人的力量。有许多的力，她始终是看不见的，出生漫漫，需要不断地被力推，一下下地推，从北宋推到南宋，然后一路推过来……直到我妈将最后一个力作用在我身上，将我推向世界为止。那一刹那，我才终于见到了光，世界晶莹剔透，像颗葡萄，比我想象的要美。我被年轻的护士小王放在了秤盘上，六斤六两，不知道这有没有一块砖重？我拳头紧握，好像要把来之不易的世界紧紧抓住。人出生走过的路，不知是不是比城砖浪迹的路还要漫长、艰难？不过生命因此却获取了两个无限端点：一千年前，你开始蠢蠢欲动，向这个光明的世界进发；一百年后，你又成了推动后面的生命与世界见面的力量。

那以后（至正三年），城砖依然是无所作为地动着，我家的香火依然在未知中日复一日地延续着，这期间，世界也跟着动。大河汹涌，山在长高，树在抽芽，宣明楼、青云坊、陈家巷、洪城巷、回笼阁、照磨衙也都相继地从土里

升起，至于海上来的金银、犀象、百货、药材、珠宝、经卷，也都从这里由南向北滚滚推动。赵家的公狗挺着硕大的生殖器整天蠢蠢欲动。窑匠徐小五碾泥巴的手、县丞梁克礼啃肉骨头的嘴也都在有一下没一下地活动着。这期间，不断有新城砖砌上城垛，旧城砖弃墙垛而下。砖“绍熙二年四月造使砖”羞答答地下了城墙，砖“淳祐乙巳修城砖使”明晃晃地上了城墙，砖“虔州虔化县陈二”灰溜溜地下了城墙，砖“小甲许德钦”“赣州卫官砖”兴冲冲地上了城墙。砖，上上下下和城墙做了五六百年的游戏，人生代代无穷已，城墙年年望相似。

4

接下来，历史又开始了它的宏大叙事。

据顾城的《南明史》载：“顺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年），十月初三，清军大举攻城。副将高进库攻了南门，副将刘伯禄、贾熊、白元裔攻了东门，副将徐启仁、崔国祥攻了西门……”

城砖们在火炮摧毁的力中，轰然坍塌，纷纷而下。

守将杨延麟眼看着整座城池及大明的江山都往下坠，他也被下沉的力牵扯着往下坠。亡国的痛与耻辱，使他唯想加快此时坠落的速度。于是他就随手抱了块砖，砖也紧紧地将他抱住。“扑通”一声，清水塘中荡起一圈巨大的水花，落在荷梗上的一只麻雀长鸣了一声，朝南惊飞而去，英雄与城砖一同沉落到了水里。

没有人知，和杨延麟一同落水的是哪一块砖了；也没人知，砖在水里藏匿的时间到底需要多久。但总有一天，砖又将带着坚硬的身躯回到光明的世界，继续它新的旅行。几经辗转，再一次卷入黑暗，再一次从黑暗里现身。也许，城砖的一生，就是不断地用来分散又不断地用来聚集，正如城墙的一生，既不断地用来制造废墟又不断地用来重建宏伟。在隐与显中，始终做着一种有趣的

游戏——乾隆二年，乾隆八年，乾隆二十四年，乾隆五十一年，嘉庆甲戌年，道光十四年，道光丁未年，咸丰四年，咸丰七年，咸丰九年，光绪乙卯年，光绪甲申年，光绪辛丑年，民国四年。其中不断有新的砖、旧的砖、墓砖、城砖、宅砖、塔砖、残砖、断砖被修复的力感召、凝聚、黏结。如此，城砖继续，城墙继续，城也继续，我家的香火继续。

我家的香火柳暗花明了不知有多少朝，祖宗们换了多少个角。轮到我曾祖父朱文煊出场的时候，没想到角色竟然是一个屠夫。不过他掌握的可是全城的第一把刀。这刀子和杨志卖的刀不相上下。首先吹毛得过。那头发只在刀口上轻轻一吹，立马就分作了两段。其次呢，刀身上一一年四季咄咄逼人地冒着寒光；那牲口一见了光，立马浑身就哆嗦起来。一九三四年春，西津门刚刚修好，黏结城砖的石灰都没有完全干透，城砖上闪烁着一行行新鲜的铭文。为图吉祥，讨城隍爷开心。开城门时，政府通常要拿牲口的血来祭。我的曾祖父光荣被唤去演开城门的这一场大戏。出家门他只带了这口宝刀和自己的一颗脑袋，如果这一刀没有弄好，那么这颗脑袋就得永远地留在城门下了。那样我的诞生又没有了指望。可是刀很争气，那时只听见刀把凝固的空气劈裂了，然后“嚎”的一声，空气中血雾弥漫。我的曾祖父带着自己的脑袋、宝刀、一百大洋扬长而去。而我，又一次地被力向前狠狠地推动了一下。接着，他走过繁华的西门大街，经万寿宫然后到坛子巷的快活楼里释放了身体里多余的荷尔蒙激素。彼时城墙的附近早已是屋舍森森。高高的瓦屋密不透风地围绕着城墙。城垣被世俗层层包裹，消失在了闹市声中。城墙的周围，此时有种名曰骑楼的建筑，上面住人，下面空出了长长的走廊，聚集着各种大型的商铺：左一个恒孚布店啦、聚兴恒丝店啦，右一个步青云鞋帽百货店啦、华利纸酒店啦，而住在二楼的张家、王家、李家从后屋里伸出长长的板条，搭城墙上。于是城墙就成了人家的阳台或者后花园，人们在城墙上种花、晾晒衣衫，蹲城墙上看日落、吃晚饭。夜深了，姑娘们在城墙临时搭的木棚子里哗哗地洗澡，洗澡水顺着高高的城墙